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二〇號

訂報處：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忻城西北擊潰搶糧閻匪一營

晉察冀解放壽陽殲敵兩千餘

（本報訊）軍息：我六分區地方武裝一部於三日拂曉，在忻縣城西北之游泥村與部落之間，打擊搶糧閻匪六十八師一個營，敵被我全部擊潰，四散逃跑。初步戰果計俘敵三十餘，繳德造馬克沁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四挺，步槍十三支。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十一日電）晉察冀解放軍一部，九日於正太路以北壽陽、盂縣間東西郭村、南北西莊地區，殲滅由壽陽向北竄犯之閻匪暫編四十九師直屬隊及其第一團大部、第二團一部共兩千餘人，內生俘閻匪三十四軍中將副軍長兼暫編四十九師師長張翼、暫編四十九師少將副師長兼第一團團長趙俊義等，殘匪向壽陽西北潰退，我追擊部隊十日並解放壽陽縣城及其西北之宗艾鎮。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洪趙一區磊上行政村陳村自然村農民

捐出果實糧六十大石

幫助二區四、五區邊沿區群衆進行生產

（新華社呂梁訊）洪趙一區磊上行政村及陳村自然村農民，從鬥爭果實中抽出麥子十五大石、雜糧四十五大石，幫助二區及四、五區邊沿新解放村莊的貧苦農民。二區比較貧苦，去年收成不好，群衆口糧困難，尤以師村、登臨、安定及沿山岬村莊最嚴重。四、五兩區邊沿村莊，常遭臨汾閻匪搶劫，如百餘戶的南馬駒村，就有三十餘戶沒有糧食吃，白石村農民以樹葉、野草充飢。此次我軍對敵進攻，四、五區二十多個接敵村莊悉數解放，被迫逃往太岳及我一、三區的農民紛紛返鄉，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如李村逃出的一百一十戶難民，已全部回村。西梁村逃難的三十餘戶，也回來二十六戶。但返鄉農民生產困難很多。為此，縣農會臨委會號召有長餘果實的村莊，幫助貧苦的村莊，老區幫助新區，磊上、陳村等村農民立即響應，四月二十一日磊上行政村農會召集所屬五個自然村農會幹部開會商討救濟時，各委員一致認為：「咱這裏已翻通身啦，那裏的鄉親們在閻匪統治下受了大難，現在剛解放，困難可多，咱們一定要當一家人照護！」一致決定抽出三十石糧食幫助。陳村農會亦抽出三十石糧食。（雲克）

共產黨員張二虎、張三虎 長餘的牛草蕎秫 自動借給貧雇農

（偏關訊）一區吳城村共產黨員張二虎、張三虎，為了幫助群衆生產，把自已長餘的二百斤牛草、渣子三十五籮頭（共折五百二十五斤）、蕎秫五十斤，自動借給一戶雇農、二戶貧農、三戶中農，解決了耕種中的草料困難。大家說：「你倆這樣幫助我們生產，保證到秋後一定歸還！」（有旭）

河曲雙神堂群衆 幫助六戶貧雇農 解決了山藥種籽

（河曲訊）雙神堂村有六戶貧雇農沒有山藥種籽，貧農杜喜德的山藥去年全叫凍壞了，如今想種六畝山藥，缺一百斤種籽。該村群衆會上討論怎樣幫助解決時，中農杜瑞湍老漢說：「我人口不多，山藥有長餘，種不了，我情願拿出一百斤種助大家。」代表樊海英也說：「我也出一百斤。」中農杜二人也提出要幫二十五斤，這樣共幫出五百七十五斤山藥籽，使六戶種籽困難全獲得解決。又該村三十八條牲口，自願朋合了十八犋變牛、兩犋單牛，種完夏田三百六十多畝，黑豆、綠豆等五百多畝，人們上午耕地，下午抽空砍柴、掏拔、鋤黄芥，裝客貴和裝七小二人合作，現已掏挖七八畝荒坡。（工農通訊員杜保才）

各民主黨派領袖聯合聲明

響應黨中央五一號召

完全同意與支持迅速召開政協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香港訊：寓港各民主黨派領袖於五日發表聯合聲明，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聲明表示完全同意及支持上述主張。同時，譴責南京蔣介石政府盜竊國家政權及出賣國家主權給美帝國主義之行為。簽署聲明者，包括民主同盟、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救國會、農工民主黨（即第三黨）等各民主政黨負責人。

軍區公佈四月份地武戰績

殲閻傅匪一千四百餘

（本報訊）軍息：軍區司令部公佈四月份地方兵團戰績如下：（一）作戰一百一十次，俘傅偽補訓十一師政訓處主任汪彥組以下六百四十七人，擊斃三百五十一人，擊傷閻匪七十師二零八團團長雷士信以下四百十三名，共俘斃傷敵一千四百十一名。（二）繳獲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四十七挺，步馬槍九百九十四枝，衝鋒槍一枝，擊毀飛機一架，繳飛機機槍八挺。迫擊砲二門，輕砲五十六門，擲彈筒三個，槍榴筒三個，短槍十一枝，各種子彈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發，迫擊砲彈十八發，擲砲彈八十八顆，手榴彈二千零二十四個，刺刀一百九十九把，戰馬一百四十二匹，騾十三頭，自行車八輛，望遠鏡二付，電台一部，毀敵馬三十一匹，炸毀大石橋一座，破鐵路四十餘里，收電線千餘斤。（三）解放清水河、和林、涼城三座縣城（現已主動撤出）。

閻匪拷打索要糧食

人民被逼跳井上吊

文水溫雲村

（新華社晉中電）文水三區溫雲村人民在閻匪苛徵掠奪下，因飢餓無法交納糧食自殺者日多。三月份，該村劉新年老漢七十多歲，因無法交納「軍糧」，遭閻匪毒打，家中東西拍賣一光，仍不夠交糧，閻匪再三催逼，劉新年被逼上吊自殺。該村郭步雲之妻，亦因交不起「軍糧」，受到酷刑拷打，女人被逼投水而尋死，閻匪拖出後，仍繼續拷打。中農郭步俊九口人，種三十多畝地，「軍需糧」未交清，閻匪又要強徵他三石麥子的「富戶捐」，郭步俊被逼跳井，幸被家人發覺救活。中農劉春義因無法交納糧食，遭閻匪毒打後，找保回家，將家中衣服拿到交城拍賣，原估計可賣二百斤小米，結果只賣了二十斤，回家後，全家餓的沒辦法，劉即拿半斤小米做稀飯，又被閻匪鄉指導員看見，將劉春義以亂提毒打後扣押。（大海）

懷仁新區

四百餘青壯年參軍

被閻匪強抓去的青壯年亦紛紛逃出投奔我軍

（新華社綏蒙電）「和閻鍚子算賬去！」現已成為懷仁新區青年為閻匪屠殺的死難同胞復仇的響亮口號，懷仁在閻匪侵佔的一年零七天內，被匪徒們殘殺的無辜同胞達一百二十餘名。閻匪在逃出懷仁城時，又將城關三百多青壯年抓到大同，編入閻匪保安二十一團強迫替閻賊賣命，並將懷仁城內近千的青年學生強抓到大同。我軍入城後，人民紛紛控訴閻匪暴行，掀起復仇的烈火，在短短二十天內，即有四百多青壯年自動湧進解放軍，向閻匪清算血債。何家堡張某弟兄四人，老三早已參加我軍，質次村裏給他分了三畝好菜園子，貸糧六小斗，老四亦參軍了。四區宋莊村史朝意自動報名參軍後，接着有五個青年也報了名。四區霖城的七個村莊也有六十餘名青年參加游擊隊。群衆說：「解放軍是咱們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閻賊，咱們才能安然過日子的。」與此同時，被閻匪強抓去編入保安團的青壯年，已有一百餘人從大同逃出投奔我軍。

向閻賊索還血債！

（新華社綏蒙電）閻匪侵佔懷仁期間，大肆屠殺無辜人民，不少人家丈夫和兒子被害，失去依靠，流離失所，無法維生。我軍收復懷仁後，群衆紛紛控訴閻匪的滔天罪行。城內市民馬明照，去年春天被閻匪逼死了。今年三月二十日，閻匪又抓去他的兒子，致使馬的老婆，整天抱着小兒嚎淘痛哭。四區小峪口我農會幹部張大光，在地裏翻山藥，被閻匪抓住毒打得遍體鱗傷後，又被殘殺了。四區宋莊村農民王某，被閻匪強迫進城修工事時，買了幾張糊窗紙，閻匪便誣以「給八路軍繪地圖」，遂在東關一個古廟上活活用切草刀鍘死。閻匪在四區悟道堡崗上，刺死了辛煥文等四人。盤子口村我民兵小隊長陳娠山被閻匪抓住後，硬用亂棍活活打死。人民對閻匪罪行痛恨已極。（滄海、張如尚）

偏關下井坪中貧農團結起來

將舊富農劉某逐出農會

劉三把功曾用撞騙手段下了成份混入農會挑撥離間竊取生產總組長職

（偏關訊）三區下井坪自然村，土地改革結束轉入全力進行生產以後，由於發動過的貧僱農基礎薄弱，農會中缺乏堅强的核心領導，所以當土改工作團同志及行政村主要負責幹部們離開本村，參加其他村的調劑土地工作時，封建富農劉三把功（小名）即趁機活動，首先利用村政府名義，哄騙羣衆，給他下了成份，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即利用「不侵犯中農」的口號，拉攏與煽惑曾被錯訂現已改正了成份及土改中抽地較多的中農，共七八人結成小集團，挑撥貧僱農關係，向貧苦農民報復進攻。首先到村政府請願，誹謗貧苦農民，要求退還已分配了的土地（因以前已把該村最好的兩垧地分給他了），並麻痺幹部，混入農會，竊據了該村生產總組長職位。經召開貧僱農大會及農民大會將該封建富農劉某的報復陰謀揭破，將該劉某驅逐出農會，茲將前後經過扼要報導如下：

劉三把功，家共有五口人，有土地八十多垧，新政權以前，經常僱一個人，新政權建立後，鑽到貿易局，家中經濟更加發展。土改開始後，羣衆將他按照富農成份接受了他四十多垧地，土改結束後工作團幹部離開該村，劉某乃暗中散佈謠言，說他是區上派出的調查員（區上並無此種人員）。一天，村政府因事叫他去，他即乘機訴「苦」說把他成份訂高了，要求下他的成份。村政府委員張興（曾担任過縣府建設科長，從前是地主成份，現已改訂成中農），尚值得研究，未正式確定，就給他村代表寫了一封信，讓村裏羣衆重新討論他的成份。劉某拿上這封信回村，欺騙他村農民代表王長根（僱農不識字），假說：「村政府已給他下了成份了。」村代表王長根是一老實農民，未先與貧僱農商量就召開全村農民大會，討論給劉某下成份的問題，首先就宣佈說：「村政府已給劉三把功下了成份了，衆人討論看怎的個？」將村政府委員張興的信，順手交給退職幹部范成看，范成看後不負責任的含混說了句：「就那麼個！」羣衆都以爲村政府確實給劉三把功已下了成份，就不滿的說：「上面都已給下了嗎了，咱們還爲怨仇呢？下了好嗦。」這樣就在會上把劉某的成份給下成了中農。接着有人提出：劉三把功下了成份，咱村再也沒個趕上他的了。於是把全村所有的另外四家地主、一戶富農，全都無條件的下成了中農成份。

劉三把功騙的下了成份以後，就到他親家高三（被錯訂了成份已經改正了）家說：「爭時扣了咱們，都是那些人（指本村僱貧農）鬧的，上面又不是叫那樣搞。」並向抽地中農劉來仁進行煽動。另一方面劉三把功又挑撥貧僱農內部不團結，向老實的貧僱農說個別貧僱農的缺點，如多分了鬥爭果實，勞動不好，或有不良嗜好等。這樣弄得貧僱農互不滿意，心裏不安。後來還把全村最好的兩垧地（是另一家地主的地）退給富農劉三把功。劉某混入農會，得寸進尺，又活動抽了地的中農高三、劉來仁、劉毛拴等五人，去村政府請願，說他們勞動好，地不夠種，要求把抽出來已經分配了的土地，全部退還他們。以後，劉某還當了本村的生產總組長。

農民代表王長拴、牛明等五人，看到富農又要爬到他們頭上去了，就去找工作團老呂研究辦法，在老呂參加下召開了全村貧農團大會，重新研究了劉三把功的問題，大家都說出了全部眞情實話，揭穿了劉三把功的非法活動的全部陰謀，提高了大家的階級覺悟，檢討了對劉三把功讓步的錯誤，並檢討了團結中農不夠的缺點，決定重新處理劉三把功的問題。貧僱農們就分頭去團結中農和他們談心。當夜又召開了全村的農民大會，會上貧僱農檢討了過去工作中的缺點以後，在五讓的精神下，給抽地較多的中農們退還了五十一垧地。同時曾受劉三把功拉攏過的劉毛拴等，自動揭發了被劉三把功拉攏的經過，並檢討自己的錯誤，上了劉某的當，今後要同咱全體農民很好的團結。人們說：「誰要是讓劉三把功換近上，就好像是跟上了鬼一樣。」

以後把劉三把功叫到會上，農民們嚴正的質問他的種種不法活動，他還企圖詭辯，在大家的證明和有力質對之下，才使他低頭認錯。奸猾的劉某又用軟的辦法向大家哀求說：「好孩兒們咧，把我的成份下了吧。」農民們給了那裏的答復後，嚴正的說：「自從你搞鬼以後，不但叫中貧農不團結，還挑撥得貧農和貧農也不團結，你的成份不能下，今後你好好勞動吧，再不准你胡日鬼了！」會上大家又把錯下的幾家成份又重新復了原。（呂銘、獻）

小評　不驕傲不麻痺

偏關下井坪羣衆將用撞騙手段下了成份的僞富農劉三把功逐出農會的報導，對人們是有很大教育意義的。

我們警告那些像劉三把功的地主、富農分子，要他們好好勞動生產，這是他們唯一的光明前途。任何恢復其封建剝削的企圖，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如果圖謀搗亂和報復，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即使如劉三把功本人，只要從今以後，老老實實勞動奮鬪，不再剝削，三年之後其成份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有力量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土地改革後，我們就更有力量，在恢復與發展生產中，改造那些地主封建剝削分子。在我們解放區的農村，民主的統治力量，是比任何時候無限增加與鞏固了，我們有了貧農團、新農會，特別是建立了基於廣大羣衆意志的人民代表會議。但是我們並未告訴全體農民，對於那些還未改造或正在勞動中改造着的地富分子，則必須有所警惕。不要驕傲，不要麻痺。當我們農民團結得很好的時候，他們是會老老實實的，但是如果在我們農民內部的團結上稍有些問題時，他們就會趁機鑽空子，腐蝕我們或播弄是非。他們成事則不足，敗事則有餘，這就會使中貧農的利益都受到損失。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地改進與加强我們的工作，我們要認識地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解決問題，改進工作。如像下井坪貧農團那樣以此來鞏固我們農民內部的團結，並保證其純潔，把廣大農村羣衆緊密地團結在人民代表會議之下，團結在貧農團與新農會周圍。而當前的緊急任務，就是中貧農緊密團結起來，救災救死。

新區黃甫堡　農民生產情緒高

（府谷訊）新解放區黃甫堡村羣衆，克服困難，積極播種。六十多垧地的農民王狗馬老漢，家中無房無地，今年分到川地六畝、水地五分、三畝山地，他高興的說：「我活了這麼大年紀，窮的沒有過一垧地，新政權給我分下這一垧地，我一定要好好務營。」他首先把五分水地種上麥子，又把三畝山地種上雜田，五畝川地亦掏過，種上了，種子也打上了。農民李成留也是好好勞動，每日引着十三歲的女子掏地，現已掏過十八畝。還有陳拴仁、薛恆小、李三虎等五人，一個月掏過六十八畝，已種上麥子、山藥、菜蔬、黑豆等四十六畝。舊曆三月十四日該村召開的羣衆大會上，羣衆表揚了王狗馬老漢等，提出要向他們學習。過去不勞動的二流子與二成，開會後的第二天，也自動定下生產計劃，每天掏地五分，現在也掏過四畝地。羣衆都說：「春天不出，秋天不回，今年好春垧，好好個鬧吧，再不怕蔣匪軍强徵掠奪了。」（李鼎）

簡訊

偏關三區新胜子村婦女積極挖苦菜，張老太婆和賈老太婆二人，挖下苦菜背到城內換下些針綫和兩個小梳子。（郵工劉鎮）

陽縣水頭村群衆成立打山隊

打山英雄王景成將赴川口消滅狼羣

（本報訊）陽縣水頭打山英雄王景成看到賀司令員在四月二十一日晉綏日報上給他的覆信後，更加努力打山，最近幾天，他又打死兩隻山猪（一隻在肚內還剝出六七個小猪娃）。五月一日，該村的打山隊也正式成立，參加的有十一個人，在會上王景成同志說：「過去在閻匪統治下見拿槍的就害怕，使我不敢打山，受窮挨餓，解放軍來了後，給我糧食、棉花，又給我快槍，現在我願意爲大家努力除害，也要大家努力打山猪，我們英雄不單是大家都可當英雄。」最近王景成同志應川口駐地機關之請（川口狼羣爲害，去冬至今已傷害了二十多個人），不日將和他的伙伴一同動身前往消滅狼羣。（高叁）

岢嵐下石溝兒童　砍柴賺口粮衣服

（岢嵐訊）下石溝村兒童呂毛眼（十三歲）、宵金喜（十五歲）二人去年從春天到秋天，每人砍了二十餘條大小牛腿粗柴，給家中解決一部口糧。秋後他倆小斗，又砍柴賣了一千多斤，除解決家中燒柴外，每人買一個布，給家裏補下了今年的夏衣。在這一影響下，全村有十六個兒童都砍起柴來，共超過三千多斤，除供家裏燒柴外，也賣了三千多斤，給他們自己縫下一身衣服，使大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用到生產上。（靳懷珠）

農業生產獎勵辦法

已成爲農民實際行動

開荒修水利增產糧食

離石

行署農業生產獎勵辦法及重訂公糧、軍勤負担的政策傳到四區廣大農民中後，受到熱烈的歡迎，大家在看了佈告或聽了講解後，都在開荒、修水利、鋪糞，積極擴大生產。東關巳中農王兆厚說：「還是誰個開的撒謊能過的好，公糧可能出幾顆哩！年時土改雖然抽了我幾畝，留下的下點功夫務營上，一樣能多打下哩。」一油坊已把官道上的二畝坪地修成打水地（川水斗會的壩），又租了五畝坪地，還開了生荒三畝。留子局的水地和茂場坪是一條水道，老規矩是先輪茂場坪後輪留子局，每年下來輪茂場坪水錢（修水道開支）三四十元，有時還因澆不到水發生爭執。看到政府的獎勵辦法後，貧農侯明俊、中農侯秉倉（均是水利委員），在農會上提出重修水道的意見，大家一致贊成，現已由他倆負責領導，按地攤人工（出工資均可）開修，費了兩天功夫，共用一百一十個工，已築成一長三百餘丈、寬二尺餘的水道，川一百灌溉坪有水地一百二十餘畝，旱坪地可上水者十餘畝，可如再往下修，還有不少坪地可變爲水地。該村開過的大小墳地、山坡剛地、生熟荒共[illegible]餘畝。盛地村有分得剩下的坪地五十餘畝四分、山地九垧半、河灘地四十餘畝，在春耕開始，準備調劑給大家時，爲了爭取不荒地，誰也不要；四月十六日晚上開農會，將獎勵辦法及負担政策讀了後，侯調來自報要做坪地三畝，三十餘畝地馬上就分出去了。富裕中農侯保殿和李奴、李三來、薛挑探、杜生艮等，種了藍靛四畝，全村約可種藍八九十畝。種大麻子也已成爲熱潮。大家說：「種大麻子省工又本輕，開過塊荒地沒錢也能種。」農會並從實中抽出三斗大麻子幫助沒種籽的解決種籽。大家都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個解圪墶會。」（郝明、車逢安）

方山

方山各地在讀了生產獎勵辦法後，農民積極開荒，擴大生產。閻家塔羣衆讀後，大家紛紛議論；貧農楊樑說：「從前我認爲土地還不穩定，現在誰開的荒地地歸誰，又免徵公糧，這可是叫人發財哩！」貧農劉富元說：「挖河灘十年不徵糧！我前年挖的去年就徵了公糧。」接着大家討論決定將錯徵荒地之公糧，全部糾正了（按舊的獎勵辦法）。會後大家即按自願的辦法，組織了變工開荒。薛士奎首先和他去年變過工的人進行了組織，共十人、牛五頭，除將前年在旺羊山開過的五十一畝荒地種上外，又在圪洞溝新開生荒六十六畝（種黑豆十畝、黃麻黃芥十六畝）。貧農白四則也組合了五人、牛二頭，共開荒十五畝。主任王修福、代表溫組織的兩組已出發上山；三區民李樹海挖河灘地二畝；曹文亮正在組織打壩。三區興隆溝農民大會讀後，當場民兵分隊長領頭，四個中農、兩個貧農成立了一個開荒組，兩個貧農有些困難，農會給解決了五升米、一斗豆子，第二天就上山開荒了。現村裏開荒情緒很高，還在組織中。（九錫、至善、薛文全）

各解放區大力克服春荒

政府發放糧款，組織生產運輸，機關部隊節約，無償助耕助種，群衆生產自救，自動互助互救。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解放區各地正繼續以大力克服因蔣災天災造成的春荒。

（一）政府發放救濟糧款，組織災民生產。晉冀魯豫太行二分區災情嚴重，渤陽三月初發放救濟糧二百石後，最近下種期間，又發救濟糧及貸糧各四百石，貸款冀鈔六百五十萬元及各種籽種一百七十多石（可種一萬二千多畝春地），並在縣區村各級成立「春耕救災委員會」，調查災情，發放救濟糧款，幫助災民生產自救。昔陽以貸款五百萬元，替災民買牲口，每頭較市價便宜四萬元，以三百六十萬元收買當地特產黃芩、甘草等藥材，已收九萬多斤，災民除得一百八十多萬元，可換米一萬二千斤。榆次並拿一百到二百石救濟糧收買甘草。太谷拿二百五十石救濟糧作資本，組織災民砍柴、熬硝、開渠、修水利，以工代賑。遼北前郭旗糧食僅夠吃一個月，當地政府除已調劑糧食十萬斤和草三十萬斤外，近又決定再撥發五十萬斤和豆餅四五十萬斤，配合災民自救，以解決尚待幫助的百分之十的村屯。

（二）公營商店合作社等組織災民運輸。熱（河）北泰華貿易公司組織牛車千餘輛，按百分之六提成，運輸糧食在天山、林東、林西、經棚等縣內調劑，頭一次就運了一百六十萬石，使佔熱北總戶數一半缺乏三個月口糧的戶和佔總戶數四分之一當下已經斷糧的災民，解決了食糧問題。太行二分區各公營商店，去冬即組織榆（次）太（谷）昔（陽）等縣災民運輸，賺洋三千三百萬元，能買米二十六萬多斤。昔陽組織災民運輸軍工器材，一次即賺洋一千五百餘萬元，能買小米十餘萬斤。豫皖蘇二分區各縣組織災民向黃氾區運鹽七百萬斤，所得運費，除自己食用外，還能養活一口人。

（三）機關部隊節約救災。華東軍區部隊、膠東軍區供給處及東海分區，已節約捐出糧食共十八萬四千多斤，柴草二十二萬多斤；萊金北海幣九百二十五萬餘元。華中解放軍某部改乾飯爲稀飯，改大米爲棒子、豆餅，捐出本幣八百二十多萬元。豫皖蘇夏邑等四縣，已捐糧七萬七千多斤。一分區地委學習隊及克威縣大隊所捐物資及現款，共合二千零二十六萬餘元。

（４）機關部隊無償助耕助種。一月來，膠東軍區南海分區及魯中一分區部隊，幫群衆刨地五千三百餘畝，送糞一萬九千餘車及一千四百餘担，撥種三百五十畝，並贈送缺糞戶大糞十六萬斤，膠東軍區、魯中行署、魯中軍區供給部及魯南三分區等機關部隊，都組成遠征隊，自備工具伙食，趕至災區幫耕，從魯南三分區部隊，即以人拉犂，替災民犂耕二千二百多畝。渤海德州市工商局運輸隊並撥出牲口五百頭，幫群衆耕種。

（５）群衆生產自救及互助互救。昔陽各地普遍熬硝，據一個區統計，斗冬到現在已賺小米七萬斤。遼北前郭旗災民打柴、編席、馱腳等，一月來已賺糧三千餘石、豆餅萬餘塊。山東莒（縣）南坊溝羣衆自動組織牲口，幫助鄰村七字路災胞耕地。豫皖蘇一分區各縣以行政村爲單位，安置災民，羣衆展開「一碗米」「一升糧」等互救運動。豫皖蘇各地捐助救災物資的已分發災民，據災情嚴重的西華一區統計，已得吃糧八萬斤，種籽一萬五千斤，食鹽一萬三千斤，騾馬五十四，銀子二百廿兩，本幣二百萬元，農具數千件及衣被一部。

冀魯豫黃河南岸路北地武　一個多月殲敵一千七

皖西解放軍予進犯敵連續打擊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冀魯豫黃河南岸隴海路北各地方武裝極爲活躍。三分區部隊，四月三日、四日、六日及九日，先後在興隆集、大小齊樓、羊山集等地阻擊進犯之蔣匪七十師及土蔣匪，共殲匪副團長及營長以下六百四十名。五分區部隊四月四日至六日，在考城東襲擊蔣匪八十四師一部，殲其五十餘名。十一分區部隊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奔襲平陰附近望山口、尖山一帶之匪保二旅等部，先後殲其二百餘名，匪竄往濟南。據不完全統計，冀魯豫各地三月及四月上旬，共殲匪正規軍及土蔣匪一千七百二十七人，破壞隴海路一段，鐵橋四座，繳六零砲兩門、機槍十三挺、長短槍四百三十九支、各種子彈二萬餘發。

（新華社中原前綫十一日電）皖西軍區解放軍連續予進犯之敵以打擊。四月二十五日，某部在桐城西四之照天鎮痛擊進犯之敵一三八旅四一三團，敵狼狽逃竄。本月二日，另部擊潰由石澗埠（巢縣、無爲間）西犯之土蔣匪楊麻子部及蔣匪各一個營，並乘勝追擊至石澗埠。四日，在無爲西北之還泉，予進犯之敵四十師一部以嚴重打擊，殘敵竄回無爲城。以上三次戰鬥，共斃傷敵營長以下三百六十餘名。

×　×　×

蔣匪瘋狂加稅　人民負担驚人沉重

（新華社陝北電）綜合報導：蔣匪各級統治機構對人民之榨取空前繁重。據不完全統計，匪中央一級之經常稅收，年初以來，食鹽已連續增稅三次，自四月起，每担收稅達蔣幣（下同）四十五萬元，年前尚爲十五萬元。貨物稅稅率，自元旦起平均增加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捲烟稅增達百分之一百到三百，四月起再度增加，捲烟又增加百分之六十，棉紗、食糖、化粧品等亦增百分之廿至五十不等。進口關稅自元旦起增加百分之五十，烟酒稅自三月起增稅四萬億元，營利事業所得稅較去年增加六倍，並規定在頭四個月內繳足額。今年田賦徵實徵借，包括地方賦額，共八千萬担。匪中央並隨時另立名目，進行榨取，如最近有所謂「自衛特捐」，北平一地即達一萬五千億，三月底以前爲第一期，徵收四千億元。此外，又預定在全蔣區搜刮十萬億元的「救濟特捐」，僅平、津、唐山三地即負担四千億元。四月廿四日，匪中央政府又宣佈在五月底以前要在全蔣區勒徵軍糧一千五百萬雙。至蔣匪地方軍政機關的捐稅尤爲繁重，如河南蔣區今春的所謂「殷商富戶捐」一種即達二千六百億元。許昌自本年三月二十日解放軍主動撤出至四月八日再度收復的一個半月中，蔣匪在城內勒索即達三千億元。漢口商會會長稱：該市商店每月負担捐款三十餘種。晉中蔣匪統治區今春搜刮田賦的標準，爲每兩賦銀徵小麥三石五斗（每石二百六十斤），馬料一石六斗，棉花五斤，馬草隨要隨供，其他苛雜不可勝計。在蔣匪瘋狂勒索下，蔣區人民負担已驚人沉重，河北蔣匪省主席楚溪春供認，其統治各縣人民負担多超過收入百分之九十。蔣匪中央社亦承認蘇魯豫蔣匪駐軍區捐款常超過人民全年收入。蔣區各地工商業已紛紛倒閉，人民生機已不絕如縷。

蘇政府覆南北鮮民主黨派會議　同意蘇美同時撤軍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塔斯社平壤七日訊：北鮮蘇軍司令科特科夫中將於七日將蘇聯政府致南北鮮民主黨派團體聯席會議之覆文，交該會主席金托本。蘇聯政府覆文稱：「蘇聯政府接獲南北鮮政黨社會團體聯席會議致蘇美兩國政府書，要求兩國立即自朝鮮撤退軍隊，使朝鮮人民能自由不受外國干涉，以便自行組成全國統一的民主政府，並建立國家。關於此點，蘇聯政府早已在聯合國大會上聲明，朝鮮人民即爲代表民族利益而參加解決朝鮮問題的企圖。蘇聯政府堅持必須美蘇軍隊同時撤離朝鮮，認爲這是保證朝鮮人民表現其自由意志的首要條件。早在一九四七年六月間，蘇代表團會在蘇美聯合委員會提出這種建議，並提議以一九四八年底爲撤軍日期，這一建議曾由蘇代表團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再度提出，然未被接受。蘇聯政府如過去一樣，準備立即自朝鮮撤退其軍隊，但須以美軍同時撤離朝鮮爲條件。」

南鮮分裂偽選的決定　證明美違反鮮人意志

消息報評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莫斯科訊：消息報國際觀察家六日著文抨擊美反動頭子范登堡所謂「美國政府在南鮮如何『幫助』朝鮮人民執行其合法權利，以獨立的處理其命運」等讕論。觀察家指出：朝鮮的活的事實，是如此強烈而具有說服性，它駁倒了美登傀南鮮美駐軍司令霍奇決定於五月十日舉行分裂選舉，並把選舉的「監督權」交給違反聯合國憲章而建立的所謂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但朝鮮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分裂朝鮮的政策，甚至該委員會主席梅農亦承認：建立分裂政府的只有李承晚和他在南鮮的代表人，觀察家指出：美國所謂「幫助」朝鮮人民的意志，就是鮮人民「獨立」處理其命運的「幫助」，就是如此。觀察家結語稱：朝鮮人民完全看清了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反動，平壤會議就說明了這一點。

國際一週

南北鮮民主黨派團體代表聯席會議後，南北鮮三十一個主要政黨與人民團體的領袖，又於上月底在平壤集會，決議絕不承認將到來的南鮮單選所產生的分裂政府，宣佈在外國軍隊撤退後，決立即組織臨時政府，保證和平秩序，並準備民主選舉，建立統一的人民代表民主共和國，並已一致通過了朝鮮臨時憲法草案。朝鮮人民要求獨立、民主、和平的統一國家，要求美帝撤兵。儘管美帝無恥駐軍當局採取種種手段，南鮮人民反對單獨選舉的鬥爭正在擴大展開，使「保衛選舉」的美駐軍當局殺防戒備，慌作一團。朝鮮人民的這種緊密團結與英勇鬥爭，說明全鮮人民要求獨立統一與民主的不屈意志。

在日本方面，麥克阿瑟與日本反動政府，對日本勞動人民肆行瘋狂鎮壓的結果，使日本勞動人民更清楚地認識了，祇有共產黨才是他們的救星。日本工人階級仍繼續堅持罷工鬥爭，且紛紛以參加日共來回答反動當局的反民主暴行，僅四月二十六日一天，在大阪參加日共的就有三百人，在最近一時期內，全國每天平均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個生力軍湧入共產黨。上月底，並有五百萬日本職工向麥克阿瑟抗議對罷工的兇橫鎮壓，要求立即釋放被捕者。

蘇聯於三日發行了定額二百億盧布的第三期復興建設新公債，目的在於動員人民的儲蓄，以便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更加繁榮社會主義經濟，並大大提高人民的福利。公債發行還不到兩天工夫，認購數額就已超過原額一億一千九百萬盧布，這充分反映了蘇聯人民的偉大愛國主義及充裕的財富。

一週來，美國國內民主與帝國主義兩個陣營的鬥爭已日益尖銳化。由於美國民主運動的不斷壯大，驚動了美國反動派，使它們慌張地露出了「卍」字輩的原形，與名昭著的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上月底竟提出妄圖使美共及一切民主組織成爲非法的「破壞行爲控制法」的建議。同時，美當局對民主人士進行了窮兇極惡的逮捕迫害及恐嚇。但美國反動派實行這種法西斯政策的結果，不但嚇唬不了美國人民，全國「爲保衛民主政治而鬥爭」（美共號召）的浪潮反而日益高漲，而且使反動派更喪失人心而愈益陷於孤立，半年來，反動杜魯門政府的人數激增了百分之十五的這一事實，便是最好的證明。

（五月三日至九日）

伊巴露麗撰文指出　西班牙人民在戰鬥着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貝爾格萊德訊：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與爭取人民民主」，頃刊載西共領袖伊巴露麗著「西班牙人民在繼續戰鬥」一文指出：西班牙工人爲了對抗法西斯工會，已重建起以前的地下民主工會。反法西斯智識份子代表，已團結在秘密組織「智識份子自由聯盟」周圍。共和份子——軍民，已在西班牙各大城市建立「西班牙共和國武裝部隊協會」。婦女則已組成全國反法西斯婦女組織。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亦已參加反佛朗哥的鬥爭。游擊隊正在安達魯西亞（南部）、亞拉岡、利凡特（東北）以及加利西亞（西北）各地，廣泛的增強活動，佛朗哥被迫運用飛機、大砲以及毀田野與穀草，把居民從村莊裏趕走等一切手段來對付游擊隊。這一切證明人民的奮力以求建立民主政權和自由生活的意志，不管是社會主義者首領的背叛行爲，抑是用以收買這種背叛行爲的美元英鎊，都不能消滅它。另據塔斯社七日電引共和西班牙電台廣播，西游擊隊在新加利提省休達‧里爾附近，正加強活動。

蔣匪向美國主子獻媚　同意日貨來華傾銷

（新華社陝北電）據訊：爲求傾銷日貨而訪問遠東各地的美國陸軍部民政司司長諾斯等一行，已於一日離滬飛馬尼拉。諾斯等於上月二十七日抵滬，與蔣匪政府資源委員會、經濟部及蔣匪壟斷對日貿易的中信局等機關，就「推進」對日貿易問題進行「洽商」。諾斯於二十九日由京返滬時，透露蔣匪賣國政府已遵照其美國主人意旨，同意日貨大量來華傾銷。諾斯說：「我們此行已證明最有價值，而且那些與我們會談的官員『特別協力』。」諾斯曾特別注意日本棉紡織品之傾銷，此事已引起滬市紡織業人士極大不安與憤慨，他們對外籍記者說：中國棉紡織業前途正受日本之迅速侵害，日本棉紗和布疋騎氾濫於中國華南及內地市場。

我的思想作風的檢討

農村女通訊員　劉占榮

劉占榮同志是共產黨員，土改前的村幹部，今年正月經行政村審查幹部的羣衆大會又被選爲行政村幹部，後當選區農會委員，她在本文中寫出了她在羣衆審查前後的思想認識及過去思想作風的變化。　—編者—

我娘家是貧農，吃了這頓沒那頓，我媽窮怕了，把我十一歲上就開始給人家，小時村裏有小學，但因爲沒錢上不起。十七歲上嫁到霍家溝（河曲五區），婆家是個中農。四〇年新政權建立，村上成立了冬學，村裏來了一個婦女幹部，來我家動員我上冬學，她給我說：你看你男人在外工作，有時捎回信來你還得請人給你看，况且在舊政權，你也是咱窮苦人家的女人，那能唸書？我心裏就愛唸書、識字，從前咱沒錢上不起學校，跟着眼看人家地主老財娃娃上學，好容易今天成立冬學，我就上了冬學，每天下午不就誤上學，拿上本本學的就去了，叫教員給我寫上幾個字，回來家裏一面奶娃娃，一面拿上石板自己寫，到過年時兩個半月的光景，冬學裏測驗時我共識了四百三十六個字。衆人們鼓勵我，教員也表揚，咱看到學一些成績，學習情緒更提高了，以後只要我見了個識字的就叫給我本子寫幾個字，並且還要他一個一個教會，這個字什麼意思，那個字怎用法，人家都告了我，我就用功記，用功寫。到第二年秋天，白天上地去收秋，地裏回來腰腿疼痛，我總要自己寫一寫，到我當了村主任，人家要東西來了，起麥子，我就學個麥字，起荳豆，我就學個荳字，這樣村裏人也把我看起來啦。我從識字上又懂得了些革命道理。

四二年我村上來了個區幹部，常談共產黨這樣好那樣好；領導人民翻身，解放人民；村裏黨的小組長介紹入黨，於是我就在當年四月十日正式入黨了。

我入黨後只知道積極工作，動員工作來了咱打先鋒，有一次村裏民兵要買一支槍，可是沒錢，發動羣衆捐錢，有一區票子就可以買一支，咱是黨員，我就報了一千元，和我一樣的人有的報了一千元，有的報了五百元，結果我的翁翁罵我，嫌我報的多，那些不想多捐的人也嫌我報的多。那時，我只知道聽上級說好和完成任務而積極工作。

四三年村選時，村裏選我爲霍家溝村主任（兼行政村婦救秘書），我村住着個區幹部常和我談好好工作，爲羣衆辦好事。我反正心中抱着盡我的力量去作，爲什麼要做呢？我想在舊政權時把咱這貧苦婦女當做奴隸牛馬看待，就根本沒有咱窮女人做事的權利和地位，這時有了共產黨解放咱，一定要做好工作，總想做什也要完成任務。

有一次村公所派來了××斤山藥，叫我出去起，當我走到第三家老白頭家裏，他女人除不給還罵了一頓，我當時想不開，回來沒辦法哭了一頓，四存虎（該村正主任）就說：「女人家不頂事。」我聽了這話，氣的不行，心裏想：女人們不能做呀！我還是個黨員嗎？要克服困難！拍上口袋又動身出去，完成了任務。

四三年秋天，敵人（日本鬼）佔到了沙泉時，我村哥老會頭子霍老虎、霍換斗等四人鬧會活動，想維持，我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不對，我就向區委佈告了。這樣，黨認爲我負責任，羣衆也看得起來，四五年就選我當支部委員。

在這時，我就變啦，以爲我了不起啦，好像做什麼事情比誰也了解，所以就包辦代替，不走羣衆路綫。生活上也要比別人高，穿的蓋的總比一般羣衆好，愛漂亮想舒服，脫離了羣衆。所以就和能打會算的地主武民辯夥開油房，在當時，我是爲生產，就根本沒有想到那是替地主謀利，給地主撑了腰，忘了貧苦的羣衆。羣衆反映說：「就是咱幹部和人家那財主才能開哩。」我們還說：你們開不起我們才開的！後來羣衆也就不說了。當區委提出這是脫離羣衆的，我那時始終不接受，當時想：每天忙着工作，家裏什都不能做，就連點生產也不讓鬧嗎？黨提出說：你是共產黨員，應不應該跟地主這樣做了？我又精口說：你們區委也有股子呀。

四七年二月一號，調我去二中學習，那時我聽着其他同志檢討，我思想上就打架，但總沒有誠心的檢討。從二中回來，土改工作開始，這時把我家訂成富農（當時叫「生產富農」），這時自己心裏盤算：做了三四年工作，家裏變成了富農，灰啦，以後工作也幹不成了，家裏還不知怎價哩，悲觀的很。「告農民書」來了，我一連看了兩遍，看到幹部由羣衆處理那兩條，我就怕起來了；灰下啦，如果由羣衆處理，咱現在是個富農成份，羣衆要鬥該怎呀。可是又看到只要在土改中能真正的站在農民這方面繼續的爲羣衆辦事，可以將功折罪。這一下我就又想：還是要團結羣衆，給羣衆辦事，所以我就下辛苦的帶上「告農民書」到各村給羣衆讀。土地改革開始，工作團宣佈幹部聽候審查，又說黨員也要交給羣衆審查，我就胡思亂想起來了。今年正月行政村二百多人開審查幹部大會，羣衆紛紛給幹部提了意見，我也檢討了自已的作風不好，有些脫離羣衆的地方，但是羣衆也沒給我提出些意見來。開選時，我想不到羣衆又投了我二百七十七票，選我當行政村幹部，後來又當選了區農會委員。我回想起以前害怕羣衆審查，是不相信羣衆的錯誤的想法。而羣衆審查黨員幹部時，羣衆把問題分得實在清楚，該批評的批評，該審掉的審掉，有甚說甚，我才認識到羣衆是會處理問題的。以後我堅決要拿黨員的精神來給羣衆辦事，有什麼事要和羣衆商量，經常要檢查自己。比如我現在還有點怕負責任，這根本是錯誤的，一定要克服它，才對得起黨，對得起羣衆。

搶修吳木橋

曹克

臨汾人民在閻、胡匪的暴政下，渡着極端痛苦的日月，渴望我軍如大旱盼雨，當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到達的時候，人民歡呼着：「翻身的日子來到了！」

在戰鬥中，人民踴躍支援前綫，一天，山洪暴發，汾水突漲，吳木的橋被大水沖倒了，不顧美製蔣機的轟炸掃射，四十餘農民在搶修。隔河相望，城垣清晰可見，人們忽而被一陣陣的槍砲聲所興奮。

担土的担土，打樁的打樁，一天半的工夫，橋上的車、馬、運輸隊、担架隊又接踵而過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戰鬥在閻匪據點間

吏鋼

平遙西良鄉「鐵村」仁莊——這個閻匪自誇爲「模範縣」的「模範鄉」的牆上，塗着一條很注目的標語：「動員民衆，活捉老孟！價格：一斤肉一兩金子」。胖子老孟差不多有百二十斤重，算起來能換七斤半金子。老孟和他的武工隊看着這個標語，不禁暗自竊笑：好大的身價！

老孟和他的武工隊在一個夜色蒼茫中，由某地經六十餘里長途行軍，出現在閻匪的這個「模範鄉」，但完成任務後，被敵人發覺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被迫採取白天行動，需要火速的返回邊山解放區去。四月十日半夜後，他們公開的走川仁莊，全村哄動了，男女老少蜂也似的站在護村堰上，驚奇的目送着這××個武工隊。

走在最前面的青年劉根，判定汾陽尹家社房上有人時，五六個敵人已由村中跑出，爬在距他僅二十米遠的護村堰上大喊「那部份？」「四十四師的，不要誤會，你們那部份？」劉根機警的答着。敵人回答：「文水搜索排。」武工隊乘機掩蔽起來。爲使劉根安全撤退，老孟從南面迂迴過去，戰鬥便開始了！匪軍盲目的射擊着，武工隊不顧頭上飛鳴的子彈，繞過地的泥水中，一班掩護一班射擊着，撤退着。雖然敵人也高喊：「一個呀，捉活的！捉活的！」但是聽見武工隊喊：「你狗日的上來，便用手榴彈炸你！」一連忙把腦袋縮下護村堰。

四面都是敵人，四周各村的槍砲聲變成一片，尹家社的機槍聲吼得最兇，遠遠的六十多個敵人從婁會尾追過來，只有辛村的槍聲稀稀疏疏地，於是他們選擇這個方向前進，向敵人的腹地區前進便是唯一的道路，從泥濘的地裏跳下大水渠，又順着水渠飛跑。走到某村時，無數的人驚奇的望着他們，忽然一個老漢說：「嗨，同志們，千萬不敢向南走，那邊有勾子！……」劉根一抬頭，在前面不遠的一個橋上，五個敵人荷着槍站着。他猛撲過去：「繳槍！繳槍不殺！」「給！」對方順手遞過槍和輕砲，說：「唉，自己人，我當是誰，原來是老孟，早盼上你們下來啦，咱們撕跟上走！」五個僞自衛軍便這樣當了俘虜。當他們氣呼呼的進入××村時，羣衆驚得楞了，呆呆的望着，暗自吐舌，那表情好像在說：呀呀！好老天爺，眞是鐵膽子，大天白日你們還敢到這裏來了！但是他們究竟[illegible]久盼的親人了。

在人羣中，三個敵人被二個武工隊員用槍逼住，像在麥裏一樣，爲首的一個敵人穿着吊兒軍裝，領章上的金花打閃，兩隻手插在腿袋裏，透過雪白的口罩，瞪橫的眼：「你們是那部份？」「解放軍！」隨着話聲子彈穿過匪軍的胸膛，另外兩個匪軍如大夢初醒，跟着一個手擲彈飛去，[illegible]

在××莊的街道上，武工隊從老百姓所暗示的方向上[illegible]所，閻匪閻指導員[illegible]門扇後，抖成一團，[illegible]時，竟痛哭起來。在[illegible]外，武工隊從羣衆口中[illegible]走來的是匪軍，便問：「你那部份？」「武安哪！」「好，咱們的，在村裏聯系吧！」在[illegible]的兩個忠實爪牙在武工隊的槍口下，兩個惡霸特務[illegible]×村農會秘書同時被[illegible]匪軍在後面緊緊地[illegible]他們越過廣闊的泥[illegible]，過無數閻匪的「鐵[illegible]穿、走。各村的男女老[illegible]且、高道上，興奮而[illegible]堰，直到平汾路基擠[illegible]，人們的眼睛都是盯[illegible]子，經過八十里的[illegible]鎮」「村」，他們一進入××[illegible]「大家聽了，……咱們[illegible]：快作飯，燒水！……走！」嘡！嘡！嘡！……

來信更正

編輯同志：

三月九日我所寫的「目前農村婚姻狀況」一文中，「五區木崖頭中段第十行「……農男女……」，是「五區斜溝與九元坪兩家中農」之誤，特此更正。

亞蘇　五月一日

群衆安葬任啟來

郝明　車逢宏

任啟來同志是離石盛地行政村下山里村人，從小靠[illegible]渡日，受盡了地主的剝削和壓迫。當去年土地改革開始時，他便和村中另一貧農任有恩同志，領導羣衆向地主進行了清算鬥爭，被羣衆選爲貧農團委員，行政村農會副主任。

在分配土地時，他已奮不顧身的工作而病下了，他雖不能起身去參加各種會議，但仍時刻關心着村中的工作，他叫來貧農團武來順等說：「咱們是貧農團的人，分地一定要公公道道，不要自私自利，要叫羣衆分的好些、多些，不要把幹部先分到前面。」他就是以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經常教育着別人。

當羣衆知道他病下後，各村的代表委員就推選出區代表賀長大帶了慰問信和二斤掛麵前去看他。當他接到信和禮物後，感激的流着眼淚說：「羣衆團選起我來叫給大家辦事，還沒多辦就病倒了，實在担不起大家對我這樣的關心。」接着他感動地說：「過去地主不把咱窮人當人看，給狗日的們受上苦，伺奉上他，也不說咱們一個好，病了就撥出來了，一個工錢也不給。現在咱們共產黨領導咱們翻身了，我病了不要緊，只要咱們大家都翻起身來。」

但不幸的很，任啟來同志的病勢日益加重，臉痛、耳出膿，久治無效，於二月二十四日病逝了。

行政村代表會知道後，有的竟痛心的哭起來。代表會上並決定了大家幫助他家安葬，十八日，全村貧農團、農會委員、幹部及羣衆，都拍靈送葬，並痛心地說：「你領導我們鬥爭地主，你爲大家熱心辦事，你的好處我們永遠也忘不了。」